

# 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在中国的活动与文化变迁

——兼论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包容性\*

王希隆

中亚纳和什班底教团教长玛哈图木·阿杂木之后裔自明代后期进入中国境内传教，新疆、甘肃、北京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历史记忆。直至民国时期，他们的活动尚有明显的轨迹可寻。在新疆、甘肃，尤其是在北京，他们经历了本土化的漫长过程，文化发生了变迁。他们的活动与际遇是中国穆斯林民族源流的一个个案，也反映出清代民族宗教政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关键词：**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 文化变迁 民族宗教政策 包容性

**作者：**王希隆，1950年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玛哈图木·阿杂木为中亚伊斯兰教苏菲派纳和什班底教团教长，其后裔从明代后期进入新疆天山以南地区传教，对当时的地方政权叶尔羌汗国的政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其后裔在足迹所及之甘青河湟地区，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清朝统一新疆后，其后裔留居北京，隶属蒙古正白旗，直至道光年间，尚存有明确的谱系记载，甚至在民国初年他们尚有具体的活动轨迹可寻。以其后裔的活动与际遇的历史记忆为主线，考察他们的文化变迁，对于认识我国穆斯林民族的源流以及认识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具有一定意义。

## 一、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迁居新疆

玛哈图木·阿杂木，明天顺五年或六年（伊斯兰历866年，公元1461-1462年）出生于中亚费尔干纳的哈散，年轻时就学于塔什干宗教学校，加入中亚伊斯兰教苏菲派纳和什班底教团。他以学识渊博著称，凭藉威望影响，继任纳和什班底教团教长。关于玛哈图木·阿杂木的祖上，据《和卓传》记载，是阿拉伯麦地那人，至其曾祖父时移居费尔干纳地方。其世系族谱有多种，但都一致追溯至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从而具有圣裔的身份。<sup>①</sup>

玛哈图木·阿杂木生有14子。嘉靖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伊斯兰历949年，公元1542-1543年）玛哈图木·阿杂木卒，长子玛玉特·额敏，号伊禅卡兰，继任纳和什班底教团教长。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明清以来（至1949）西北边疆与民族政策得失研究”（项目批准号D5JJD850002）其中部分。

① 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1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首先迁居新疆的是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幼子伊斯哈克·瓦里。由于其母出身于喀什噶尔萨亦德汗家族，具有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存在血缘关系的光环，故在未能继承其父教长之职的情况下，另谋发展，约在万历八年（1580）离开撒玛尔罕，赴叶尔羌汗国传教，他创立的教派称为黑山派。经过伊斯哈克·瓦里及其子卓沙迪数十年的活动，黑山派在叶尔羌汗国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开始不断干预汗国政局。

随后迁居新疆的是伊禅卡兰·玛木特额敏之子玛木特·玉素布，他于17世纪初期也进入叶尔羌汗国，辗转来到汗国东部的哈密，娶当地宗教贵族赛亦德捷里力之女为妻，生有伊达雅图勒拉、喀喇玛特和卓、汗和卓三子。长子伊达雅图勒拉，即著名的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甘青地区穆斯林称之为赫达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

迁居新疆的还有玛哈图木·阿杂木的次子多斯和卓的后裔，他们不属于黑山、白山两派，何时迁入亦不详，但在噶尔丹灭亡叶尔羌汗国后或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多斯和卓之孙伊克和卓就已生活在喀什噶尔或叶尔羌。<sup>①</sup>

明清交替之际，以阿帕克和卓为首的白山派与黑山派在南疆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不惜借助天山以北准噶尔蒙古的军事力量，最终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策妄阿拉布坦时期，白山派和卓阿哈玛特、额色尹等，黑山派和卓达涅尔都被准噶尔作为人质扣留在伊犁。以后，黑山派和卓达涅尔被释回，其子玉素普、加罕、哈玛什、阿布都拉等分领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城。而白山派和卓阿哈玛特则被囚死于伊犁。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军队进入伊犁，阿哈玛特之子波罗尼都、霍集占才被释放返回喀什噶尔、叶尔羌，他们借助清朝军队的力量，从黑山派和卓手中夺回了西四城。据说，黑山派和卓加罕及其家族尽被屠戮，只有其弟阿布都拉携二子外逃漏网。不久，波罗尼都、霍集占又聚众反清，被清朝彻底平定，二人外逃巴达克山后被杀。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在新疆境内的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们，可能还有一些伊斯哈克·瓦里的旁支后裔。因为自伊斯哈克·瓦里迁居新疆至新疆统一已有180年的历史，他的后裔不可能只有加罕与阿布都拉等。伊斯哈克·瓦里的旁支后裔自然都属于黑山派，由于他们支持了清朝的统一活动，助清军平定白山派和卓叛乱，得以安然留居于新疆境内，以后自然成为清朝统治下的新疆维吾尔人。而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后裔萨木萨克流亡中亚浩罕，其子玉素普、张格尔、巴布顶，以及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及巴布顶之子倭里罕，留居于中亚，以不断骚扰喀什噶尔边境地区给清朝制造麻烦而为人们所知。在俄国兼并中亚之后，留居中亚的白山派和卓后裔销声匿迹不见记载，留存者自然回归为中亚居民。

## 二、玛哈图木·阿杂木在甘肃的后裔

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在甘肃留有一支。一般认为，其传承系统为玛哈图木·阿杂木——伊禅卡兰·玛木特·额敏——玛木特·玉素布——阿帕克和卓——马守贞（豪祖勒提·伯什勒力·勒比尼）。

康熙九年（伊斯兰历1080年祖勒哈达月，公元1670年）春，叶尔羌汗国伊思玛业勒汗在黑山派和卓玛木特·阿布都拉的支持下登上大汗之位，立即派军队赴喀什噶尔，杀害了白山派支持的尤勒巴尔斯汗诸子，并对白山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阿帕克和卓被剥夺了一切财产，逐出喀什噶尔。伊思玛业勒汗下令：“喀什噶尔众百姓，不得给阿帕克和卓任何礼物，以致一草一木，不

①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7，《二等台吉阿卜都尔瑞列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4册，第959页。

得给予任何帮助。”<sup>①</sup>

阿帕克和卓离开喀什噶尔后,辗转流亡到甘肃,先到达兰州,居住于城外清真寺中。随后又到撒拉人聚居的循化居住了半年,在当地修建了传经堂,传教授徒,在甘青一带产生了很大影响,留下了深深的印记。<sup>②</sup>中国伊斯兰教虎夫耶(阿拉伯语意为“低念”)学派穆夫提(阿拉伯语意为“执掌教法之人”)门宦创始人马守贞据说即其子。

马守贞,经名豪祖勒提·伯什勒力·勒比尼,生于明崇祯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马通先生根据甘青穆斯林口碑资料及穆夫提门宦家谱中的道统源流等资料,认为阿帕克和卓于公元1629年至1673年间,三次来甘青地区传教。首次来西宁时娶田氏,次年生守贞。田氏祖上为唐代来华之大食人,落居陕西长安仓门巷,后因触犯刑律被逐放青海西宁。其后阿帕克和卓返回西域,守贞母子迁居狄道(今临洮)。<sup>③</sup>阿帕克和卓为西域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在甘青地区穆斯林中以赫达耶通拉希·阿法格·曼什乎勒之名号著称,又自称为第25世圣裔,<sup>④</sup>故守贞后代家谱所载道统以穆罕默德为始祖,阿帕克和卓为25世道祖,守贞为26世道祖。<sup>⑤</sup>

康熙十二年(1673),阿帕克和卓再次来西宁传教,捎信于守贞,要他前来见面。守贞赶至西宁,阿帕克和卓十分高兴,给他传授了虎夫耶教理和必修之功课,令干功传授,并命名为“穆夫提。”又把自己的传教用品——《古兰经》、念珠(太斯比合)、头巾(太斯达勒)等8种物品授予守贞,作为传教凭据,其后穆夫提门宦称此为世传之“八件宝。”守贞还按照阿帕克和卓的安排,在西宁李太巴巴门下攻读经典。<sup>⑥</sup>

守贞返回狄道后,定居于北乡八里铺王家大庄,务农之余,学习经典,并按阿帕克和卓的要求,认真干功。二十四年(1685),在北乡小北庄创建了道堂并开始传教活动。守贞为人诚恳简朴,与人为善,做事认真,望重乡里。从事传教活动五十余年,门下教徒日益增多,达五、六万人,广布于河、湟地区。守贞晚年,其家已成为临洮北乡土著穆斯林首富。教徒也从临洮北乡发展到宁河、广河、东乡和青海等地。六十一年(1722)三月十五日,守贞卒,葬于狄道东山下,其墓庐称东拱北。门下教众以其逝世之日又称之为“十五太爷”。

守贞卒后,长子豪祖勒提·阿布都·若豪麻尼继任穆夫提门宦第二代教主。其后,代代相传,门下教众逐渐增多,广布于河、湟地区。同治年间,部分教众随白彦虎西走中亚,生活于吉尔吉斯斯坦。甘、青苏菲门宦众多,唯守贞所创穆夫提门宦称圣裔,有教众二十余万人。同治年间,第九代教主马云曾率众参加反清活动。解放后,第十四代教主马孝曾担任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今临洮县有穆夫提门宦东拱北,康乐县有穆夫提门宦西拱北,建筑风格庄严肃穆,为西北穆斯林著名建筑。

① 马合木德·楚拉斯:《编年史》,引自李进新《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② 崔维歧译:《大霍加传》,第8-10页,载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1986年3月。

③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81页、194-196页。

④ 傅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8,《杂录二·回部·世系》(光绪癸巳杭州便益书局石印本,第2页)记为第27代“圣裔”。但甘青一带穆斯林记为第25代“圣裔”,见《中国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180页。

⑤ 《中国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194-196页。

⑥ 同上,第181页。

### 三、玛哈图木·阿杂木和卓在北京的后裔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属于白山派的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后裔们被迁居北京。按当时安置性质及身份地位之区别，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外逃后被引渡回来解送京师给与功臣家为奴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子阿布都哈里克。所见文献载其传承系统为：玛哈图木·阿杂木——伊禅卡兰·玛木特额敏——玛木特·玉素布——阿帕克和卓——雅雅和卓——玛罕木特——波罗尼都、妻巴特玛——阿布都哈里克、妻冯氏——长子伯巴克、长媳杨氏、次子阿布都色莫特、女帕特买——长孙阿什木、长孙女大妞——

阿卜都哈里克，也作阿布都哈里，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子。母巴特玛，额鲁特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波罗尼都逃往巴达克山时，携有珠赉哈、巴特玛、额尔克扬三妻及和卓阿斯玛、阿布都哈里克、和卓巴哈敦三幼子。波罗尼都被杀后，从人摩罗（毛拉）巴喇特等携其尸骸及妻、子逃匿。乾隆二十六年（1761），叶尔羌参赞大臣额敏和卓侦知波罗尼都妻、子匿居巴达克山之牌租阿巴特。次年初，巴达克山素勒坦沙遣商人至叶尔羌，请求扩大贸易。额敏和卓奉命晓谕，如能将波罗尼都妻、子献出，则允其请求。<sup>①</sup>并派叶尔羌噶杂纳齐伯克萨里赴巴达克山交涉。十二月，素勒坦沙派员密尔咱阿达里卜至牌租阿巴特，将珠赉哈、巴特玛、额尔克扬、和卓阿斯玛、阿布都哈里克、和卓巴哈敦以及摩罗巴喇特等共15人连同掘出的波罗尼都遗骸移交萨里，经波罗尼都旧属辨认无误，<sup>②</sup> 一应人等俱被解送京师，给功臣之家为奴。但不知何故，清代文献中只记载了阿布都哈里克至京后的情况，波罗尼都另二子和卓阿斯玛、和卓巴哈敦不见记载。

阿布都哈里克随母巴特玛到达京师后，被分发到大学士傅恒家中为奴，他成年后娶妻冯氏，生有二子一女，名伯巴克、阿布都色莫特、帕特买。因他有着圣裔的身份，<sup>③</sup> 新疆维吾尔人仍然对他尊崇不已。每逢年班伯克进京，都要到他家中看望，并资助银两。道光三年（1823），因其为奴已六十余年，且安静谨慎，明白晓事，“王化国威均所知晓，”道光帝谕令将其一家人籍于蒙古正白旗，按维吾尔人当差之例，赏给差事，披甲食粮。<sup>④</sup>

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尚有一子名萨木萨克，后卒于布哈拉，遗有玉素普、张格尔、巴布顶三子，成年后不断纠众进犯边境。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大举作乱，侵占喀什噶尔等西四城，并进逼阿克苏。阿布都哈里克为张格尔之胞叔，依清律应连坐处死，道光帝谕令从宽发遣。刑部定阿布都哈里克及其长子伯巴克、次子阿布都色莫特、孙阿锡木分别发配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四省，在按察司监内永远严密监禁，毋许与外人交接及传递信息，每年底按察司将在监是否安静禀报巡抚具奏朝廷一次。阿布都哈里之妻冯氏、女帕特买，伯巴克之妻杨氏、女大妞，被分发江宁、京口、杭州、乍浦等处给驻防八旗为奴，每年底驻防将军等将其是否安静咨报军机处一次。道光帝特准“所有该犯等在京资产，俱著准其带往。其仆妇马氏、石氏及伊家人马老

① 《清高宗实录》卷653，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己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4页。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21，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戊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9册，第788-789页。

③ 按甘青穆斯林说法，阿帕克和卓为25代“圣裔”，阿布都哈里克当为29代“圣裔”，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门宦教派史略》第180页。《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8，《杂录二·回部·世系》记阿帕克和卓为第27代“圣裔”，阿布都哈里克当为31代“圣裔”。

④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49，道光七年八月癸未，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9册，第274-275页。

即孺孜勉、马三即玉笋、杨大即阿克底、李大即木勒满等，俱属无干，著刑部即行释放。”<sup>①</sup> 遭发配之时，阿布都哈里克已在七十岁上下。

道光八年（1828），张格尔被捕获解送至京师处死。十二年（1832），道光帝以张格尔已明正典刑，而云南等四省巡抚等也曾具奏阿布都哈里克等在监安静，且张格尔作乱时阿布都哈里克等并不知情，“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令将其一家释回京师。时，阿布都哈里克及其长子伯巴克已病卒于配所，道光帝谕令：“阿布都色莫特、阿什木、冯氏、帕特买、杨氏、大姐俱著加恩，准其释回，派员妥送来京，仍隶正白旗蒙古旗籍。阿布都哈里、伯巴克之柩，并著该省巡抚派人送京。”<sup>②</sup>

第二种类型是没有参与大小和卓反叛，且在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投归或协助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反叛的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额色尹、图尔都、馮木特、帕尔萨，他们也是白山派始祖玛木特·玉素布后裔，还有不属于白山、黑山二派的玛哈图木·阿杂木次子多斯和卓的后裔阿布都尔璠。以下根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高宗实录》等文献的记载，分列其传承世系。

额色尹的世系：玛哈图木·阿杂木——伊禅卡兰·玛木特额敏——玛木特·玉素布——喀喇玛特和卓——墨敏——穆萨——额色尹——克新和卓（喀沙和卓）。

图尔都的世系：玛哈图木·阿杂木——伊禅卡兰·玛木特额敏——玛木特·玉素布——喀喇玛特和卓——墨敏——阿里和卓——图尔都——托克托（喀沙和卓之子）。

馮木特的世系：玛哈图木·阿杂木——伊禅卡兰·玛木特额敏——玛木特·玉素布——喀喇玛特和卓——墨敏——馮木特——巴巴和卓。

帕尔萨的世系：玛哈图木·阿杂木——伊禅卡兰·玛木特额敏——玛木特·玉素布——喀喇玛特和卓——墨敏——帕尔萨。

阿布都尔璠的世系：玛哈图木·阿杂木——多斯和卓——穆斯塔帕——伊克和卓——素资璠——阿布都尔璠——阿布都尼咱尔。

额色尹、图尔都、帕尔萨、馮木特系出喀喇玛特和卓，喀喇玛特和卓为阿布都哈里克之祖上阿帕克和卓之弟。他们四人与大小和卓一同被准噶尔囚禁于伊犁，但在大小和卓叛清时，他们没有附从，而是逃往布鲁特部落等处躲避。当清军进击大小和卓时，他们主动归附，随清军西进，立有战功。新疆统一后，赴京朝觐，赐封爵位，“诏留京师，统隶蒙古正白旗，视应得俸银给禄米资贍”。额色尹封辅国公，乾隆五十五年（1790）卒，子喀沙和卓降袭公爵。<sup>③</sup> 图尔都也封辅国公，乾隆四十四年卒，子托克托降袭三等台吉。馮木特封一等台吉，乾隆四十四年卒，子巴巴和卓降袭二等台吉。帕尔萨封三等台吉。<sup>④</sup>

阿布都尔璠是玛哈图木·阿杂木的次子多斯和卓的后裔。当白山派、黑山派和卓都被策妄阿拉布坦囚禁伊犁后，阿布都尔璠之祖父伊克和卓留居当地，叶尔羌、喀什噶尔教众以伊克和卓也为圣裔，拥立其为教长。后被大、小和卓杀害，阿布都尔璠逃入布鲁特部落，被大小和卓捕禁，清军进入叶尔羌后，阿布都尔璠归附清朝，赴京朝觐，封二等台吉，留居京师，隶蒙古正白旗，“归并额色尹等佐领下安插。”<sup>⑤</sup>乾隆三十七年卒，子阿布都尼咱尔降袭三等台吉。<sup>⑥</sup>

① 《清宣宗实录》卷120，道光七年六月戊戌，第1024页。

② 《钦定平定回疆擒剿逆裔方略》卷47，道光七年六月丁酉，第9册，第240-241页；《清宣宗实录》卷220，道光十二年九月丁卯，第286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1346，乾隆五十五年正月戊子，第8页。

④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7，《辅国公额色尹列传》、《辅国公图尔都列传》、《三等台吉帕尔萨列传》、《扎萨克一等公馮木特列传》，第454册，第956、957、960、958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608，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戊午，第833页。

⑥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7，《二等台吉阿布都尔璠列传》，第454册，959页。

相对来说,移居京师的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中,唯阿布都哈里克及其后裔身份有别,地位较低,但在改变为奴地位之后,即在蒙古正白旗下当差(披甲)食饷,具有了旗人的身份。而额色尹、图尔都、馮木特、帕尔萨、阿布都尔璠及其后裔等则都有着王公台吉的地位,“统隶蒙古正白旗”,有俸银资贍。更为重要的是,图尔都之妹入宫为妃,图尔都、额色尹等五家在乾隆朝恩荣不断,受宠不衰。《清高宗实录》载,新疆统一之后,蒙古与新疆王公、台吉、伯克,各省官员,外藩哈萨克、巴达克山、浩罕以至朝鲜等使臣,凡赴京觐见,朝廷赐宴大典,额色尹等皆随同与宴,是乾隆帝身边最受宠荣的维吾尔人王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圣裔的光环,赴京觐见或经商的维吾尔人常去看望他们,给与银两、物品资助。因此,在清代,这些留居京师的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们既有来自国家的俸饷银米,又有来自新疆的钱财资助,经济来源丰厚,生活富足。但在清朝灭亡之后,王公台吉、旗人的特权丧失,官给俸银禄米停止,加上随时间的推移与战乱不断,来自新疆的资助自然日益减少,他们的生计陷入困境成为必然的趋势。

民国初年,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寺产甚富,岁入可达万余金。民国五年(1916年),北京有达杨氏者,携眷属6人,赴喀什讼争阿帕克和卓麻扎寺产。达杨氏自称系出香妃之兄,当年随妃入京,编入旗籍,阿帕克和卓麻扎寺为其祖产,欲尽收寺产为己有。经当地官府判定,寺产分为三分:一归原守寺者,一归达杨氏,一归在京的另外5名嫡裔。达杨氏不服判决,拒绝接受,争讼经年未休。<sup>①</sup> 据此可知,此达杨氏当为辅国公图尔都之后裔,图尔都之妹即乾隆帝之容妃和卓氏;居京的另外5名嫡裔,当是额色尹、帕尔萨、馮木特、阿布都尔璠及阿布都哈里克的后裔。这反映出直至民国六、七年间,在京的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后裔家族身份是明确的,喀什官府对他们的身份也是清楚的。他们虽居京将近一百六十年,但仍视喀什阿帕克麻扎为祖坟,视阿帕克麻扎寺产为自家产业,与喀什地方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在北京的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最后的历史记忆。

## 四、余 论

四百余年前,中亚伊斯兰教苏菲派纳和什班底教团教长玛哈图木·阿杂木之子孙进入新疆传教,开始了他们的中国本土化过程。当清朝统一新疆之时,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额色尹、图尔都、馮木特、帕尔萨、阿布都尔璠以及阿布都哈里克已被视作新疆土著,文献中称他们为“叶尔羌人”。<sup>②</sup> 而阿帕克和卓之后裔马守贞一支,则已成为地道的甘肃临洮一带的土著。

乾隆年间,额色尹、图尔都、馮木特、帕尔萨、阿布都尔璠等携眷迁居京师之后,隶属于蒙古正白旗,并具有王公台吉的地位;道光年间,阿布都哈里克一家也得到了入籍蒙古正白旗披甲食粮的优待。他们都具有京师旗人的身份,但作为旗人,他们又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对额色尹、图尔都、馮木特、帕尔萨、阿布都尔璠五个家族的通婚情况不甚了解,但从阿布都哈里克在京师娶妻冯氏,长子伯巴克娶妻杨氏,生女取名大姐的情况来推测,冯氏、杨氏很可能是京师穆斯林。因此,在京师长期居住,与当地穆斯林通婚,必然加速了这些家族成员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京师土著化。冯氏、杨氏、大姐、达杨氏等姓氏、人名,是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移居京师后文化变迁的记忆符号。

玛哈图木·阿杂木在中国的后裔,除了甘肃穆夫提教主马守贞一系传承至今,有着明确的传承世系之外,北京的后裔情况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了。然而,我们可以推测,在长期的历史进程

①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②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17,《辅国公额色尹列传》、《辅国公图尔都列传》、《三等台吉帕尔萨列传》、《扎萨克一等公馮木特列传》、《二等台吉阿布都尔璠列传》。

中,玛哈图木·阿杂木在北京的后裔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民族定位:如果他们仍然保持着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他们的民族隶属必然与甘肃马守贞的后裔相同,是中国回族的成员;而如果他们放弃了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则自然会融入汉族或满族等非穆斯林民族之中。

从考察玛哈图木·阿杂木后裔在中国的活动与文化变迁过程中,我们又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即清代的八旗虽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类,但八旗人员成分并不局限于满人、蒙古人和汉人。额色尹、图尔都、禡木特、帕尔萨、阿布都尔璠以及阿布都哈里克等数家迁居京师,隶属于蒙古正白旗的事实表明,清代的八旗成分是复杂的。这也不仅是蒙古正白旗一例,满洲镶黄旗也有同样的情况。康熙年间,清军进剿入侵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哥萨克,在收复哥萨克盘踞的黑龙江上游雅克萨城后,俘虏或投诚的百余名哥萨克被带到了京师,他们被编为一个佐领(牛录),隶属于满洲镶黄旗,为该旗第4参领第17佐领,该佐领被称为“俄罗斯百人队”。<sup>①</sup>这些俄罗斯人在京师娶妻成家,食粮领饷,披甲当差,开始了他们中国化的进程,也为满洲镶黄旗增加了新的成分。此外,我们还得知,毕业于广州同文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任驻日公使的四品京堂杨枢,其先世为辽东穆斯林,隶广州驻防汉军八旗。<sup>②</sup>

由此我们又注意到清代宗教政策的包容性,这首先体现在允许编入八旗的穆斯林与东正教徒们宗教信仰自由。新疆统一之后,移居京师的除额色尹、图尔都、禡木特、帕尔萨、阿布都尔璠以及阿布都哈里克等五家之外,尚有来自和阗的辅国公和什克家族,来自乌什的郡王霍集斯家族,来自吐鲁番的察合台后裔一等台吉莽苏尔、哈什木等家族。<sup>③</sup>另有一些维吾尔乐工匠艺人等,迁居京师后,集中居住于今西长安街,“共编一佐领,其佐领著白和卓补授。”乾隆帝谕令:“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sup>④</sup>该佐领俗称“回回营”。出于宗教活动的需要,回回营奉敕建有清真寺,乾隆帝为之题写了“敕建回人礼拜寺记”碑文。<sup>⑤</sup>而康熙年间,安置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镶黄旗居地的俄国哥萨克们,出于东正教宗教生活的需求,将清朝赐与的一所庙宇改建为东正教堂,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把从雅克萨带来的东正教圣经与尼古拉圣像供奉于该教堂之中,并主持教堂的宗教活动。这座教堂就是被称为“北馆”的北京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当时俗称“罗刹庙。”<sup>⑥</sup>

了解清代前期民族宗教政策的这种包容性,或许对于认识康雍乾盛世我们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祖国疆域基本奠定的深层次原因具有一定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② 王希隆:《清末回族外交官杨枢》,载《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92页。

③ 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66《郡王品级多罗贝勒霍集斯列传》,第454册,947-954页;卷117,《辅国公和什克列传》、《三等台吉帕尔萨列传》,第454册,第955-956、第960页等。

④ 《清高宗实录》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第789页。

⑤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71,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册,第1193页。

⑥ 《中俄关系史略》第115、116页。